

总第三十八期

龍吟

四川人民出版社

祝

司

保

龍門陣

总第十三至十八期

一九八四年·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龙 门 阵 (合订本 1—6 期)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7.5 字数 810 千
1984 年 6 月第一版 198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8200 册

书号: 17118·103

定价: 3.25 元

龙 门 阵

双 月 刊

1983年第一辑

(总第13辑)

四川省期刊登记证152号

出版日期: 1983年1月25日

稗官野史

袁总统看相.....	刘静庵	1
如此“成人之美”.....	黄存厚	7
选 灾.....	德华、惠昌、东华	11
古墓被盗记.....	仲 若	20
说“当”.....	张稚庐	23
成都的当铺.....	唐 昌	28
一个勤工俭学留法学生的自述.....	刘子华	30

人物志

鉴湖女侠.....	李韩林	35
忆袁诗尧老师.....	邓天商	41
“三·三一”惨案时的范长江.....	傅旦歌	44
田汉与陶行知.....	严 肃	48
孙伏园老师二三事.....	余鸿成	50
从“待漏斋”到“北望斋”.....	肖 威	52

囊萤篇

涓滴浸成江河.....	贺常彬	54
-------------	-----	----

村学究笔记、诗话

文映江咏针诗.....	射洪 张友渔	57
恬园诗话.....	袁第锐	58
“海报”小史.....	冯剑雯	60
清末民初的小说界.....	卜 来	62

旧制琐谈

闲话轿子.....	郑蕴侠	63
关于皇帝种种.....	沈 泽	67
召还岳飞的十二道“金牌”是什么东西?.....	陆茂清	72

对联丛话

科举与对联.....	张呈富	73
------------	-----	----

古代官署对联和作官道德.....	刘瑞明	74
历史小品		
苏东坡谈笑嬉后门.....	曹东庄	79
梨园拾零		
面娃娃与肖方.....	文 非	81
黄吉安怒斩马邈.....	朱丹南	89
笑 林		
浩劫中流传的一封信.....	永 咏 搜集	91
恶少票戏.....	邹志诚、傅秀洪、黄光新	92
风土志		
古人礼俗拾趣.....	陆茂清	93
羌寨婚礼.....	朱大录	96
哭嫁词.....	自 操	100
山歌闻竹枝		
《龙门阵》、社员家.....	二 宗	102
成都杂咏、五通桥赶集.....	罗 庄	103
风情画		
金花出嫁.....	吴崇仁(白族) 舒宗范	104
新聊斋		
西京轶事.....	周 竞	108
鸿爪留痕		
一醉一陶然.....	(白族) 那家伦	118
清西陵见闻.....	丁磐石	125
探艺录		
痴.....	碑 石	130
“出乎羌山光水光如画”.....	陶道恕	132
农民起义英雄谱		
王聪儿渡汉水		
——《白莲女杰》第六章(四节).....	蒋维明	137
读者·作者·编者		
来信摘登.....	本刊编辑部	139
有趣的书(幽默画).....	文达林、文森林	101
补白 九则 封面设计 邱云松 尾花 袁东琬等		

· 稗官野史 ·

袁 总 统 看 相

刘 静 庵



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胜利成果，爬上总统高位之后，仍然贼心不死，阴谋实行帝制，实现多年的皇帝梦。同时，他又怕这样倒行逆施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所以终日惶惶不安。

一天，袁世凯正在书房里为帝制的事烦恼，时而绕室而走，时而长吁短叹，被门外带队警戒的副侍卫长张洪铤看见了。这张洪铤是袁世凯的亲信，袁任山东巡抚时，张就跟随袁在山东剿杀“义和团”，曾先后向袁世凯上交首级二百多个。袁世凯每次命他去搞暗杀，又是百发百中，无一次不成功，无论刀刺枪击，手脚干净利落。因此深得袁世凯的信任，称他为“刺刀张”。

张洪铤今天值勤，带了三十个卫士，分布在内书房的周围，他自己则靠在书房门边。他早就看见袁在房中徬徨不安的情形，为了讨好主子，仗着平时的宠信道：“启大总统，小的有句话想呈禀，不知禀得禀不得。”

“你有话进来说吧。”袁世凯瞟了张洪铤一眼，慢腾腾地回答。

“启大总统，咱们京城里，出了个活神仙，经他相一相面，就能断定大的疑难大事，百无一失……”张洪铤蹑手蹑脚走进内书房，怯生生地说。

袁世凯背着双手，不住地在书房里踱着，随后停下来，立在窗前，望着窗外花台上翠绿的“仙手掌”，出了一阵子神，忽然问道：“你刚才说的什么？什么人敢说能断疑难大事？把话重说一遍。”

张洪铤见袁世凯对他的话有兴趣，心里一热，声音也较先前壮了：“袁总统，那人叫张铁嘴，是有名的星相家，他确有‘前知’之术，也就是说能预卜吉凶，京、津两地声名很大。前清有个王爷，在家玩得无聊，假扮乞丐

混迹闹市，被他一眼就着破了。小的和他素不相识，叫他相面，他开口便说小的一生全靠贵人扶持，你看这不是神灵了吗？”

“好了，好了，你去把他给我叫来，我倒要看看他是真是假。”袁世凯表面上不动声色，骨子里却有一半相信了张洪鏢的嘴吹。

“喳！”张洪鏢响亮地应了一声，飞奔去找张铁嘴去了。

二

袁府内客厅里，坐着一个年约五十多岁的人，高个子、苍白脸皮、一张大口、尖下巴，他便是京、津地区有名的星相家张铁嘴。张铁嘴虽然闯荡江湖多年，见过一些大世面，但那能比得总统府的森严？所以从跨进袁府的一刻起，心情便有几份紧张。他想到，自己所以能在北京城里混到如今的面，全凭一张油嘴扯谎骗人。但要论起骗术高低，却比袁世凯差得远了。我不过骗骗那些王府中的纨绔子弟，和一些愚昧的富人。老袁却能把光绪皇帝骗来囚起，把康、梁骗跑，把“六君子”的脑袋骗掉，把清政权骗跨，把孙中山的总统骗来当起！两相比较，小巫见大巫，实在是相差天远。现在张洪鏢把我搞来，要我这小骗去骗大骗，万一麻不倒他，或是言语触怒了他，岂不要大祸临头！想到这里，张铁嘴不觉心慌意乱，手凉脚麻，背热冒汗，喘气也有些紧了。过了一会儿，张铁嘴把心一横，忽而念头一转：怕啥哟！凡大奸大诈的人，他的底面，也有大愚大蠢的时候，你老袁再“凶”，总没有秦始皇“凶”；秦始皇想长生不死，还甘心情愿拿给徐福骗了，你老袁又怎样？老子今天就要骗你，就要和你较量一下！张铁嘴想到这里，心也雄了，胆也壮了，汗也收了，于是闭目冥想，打着腹稿，思谋着如何运用自己的骗术技巧，与袁世凯打一场短兵相接的攻心战。

一阵皮靴响声点在水磨砖上，袁：袁！袁！袁！随着张洪鏢的出现，不一会儿，袁府内客厅的阶前檐下布满了佩刀荷枪的卫士，几乎把个内客厅包围起来了。张铁嘴看在眼里，扁了扁嘴，心里暗暗骂道：“你这个骗子！现在你做样子给我看，少时再看老子做给你看！”

三

一阵疾嗽声中，两名卫士分开珍珠垂帘，接着慢步跨进一个人来，年约四十多岁，矮胖，八字花白胡须，粉白脸皮，眼窝深陷，眼皮角向下，穿白狐长袍，外套团花玄色马褂，足下薄底鞋。

底元鞋，态度骄踞，神气冷峻……。不用张洪鏢介绍，铁嘴一望而知这就是大奸巨猾的袁世凯。暗想：袁世凯这副模样，只须穿上戏装往人前一站，就能认出是个大奸臣！

张洪鏢紧随袁世凯身后，抢前一步，向铁嘴喝道：“大总统驾到！”铁嘴向前不卑不亢的行过了礼。袁世凯用冷峻的目光，从头把铁嘴盯了一眼，见他嘴大下巴尖，溜长的身子象根竹竿。袁轻徽一笑，坐上紫檀官椅，把侧旁一个大理石心子的紫檀园凳一指，示意铁嘴坐下，说道：“我的侍卫长说你有些本领。好吧，你究竟有什么本领，说吧。”语气和缓但却森严。

铁嘴暗想：厉害！厉害！这个老骗，明明请我来给他看相，却不说看相，反问我有什么本领。他这一着，一则是怕说看相失了身分，二则是要来考验我有无实学。噫！这个老骗子，疑心太重，奉承不得，不如还他个“以疑攻疑”，刹刹他那副骄气。主意一定，答道：“回总统，小人没有本领，不过跟随海内异人，混迹天涯，数十年间学点儿‘术’，运用这个‘术’观察人，‘运气猜机’，可以为人决断疑难大事，能收十之六、七的成效。”

铁嘴这几句话，恰恰击中袁世凯的要害。袁所患的，正是难以断决的“疑”症，想当皇帝，又怕弄不好家败身亡。铁嘴懂得，在愚人面前扯谎，谎话越大越好，因为愚人无察辨力，可以任人摆布。而在识者面前，不但要处处留心，而且要有分寸，真真假假，进退两宜，最好是话不在多，一语中的。说罢，凝神静气，一言不发，且看老袁怎样动作。

袁世凯想继续听下去，忽然没有下文了，不耐烦地催促：“说下去！用你的‘术’，看我有无疑难之事？”

“有！”铁嘴斩钉截铁地回答。

“你依据什么？”袁世凯再逼一句。

铁嘴略一抬头，扫视一眼袁的面部，迅即接着说下去：“总统的印堂（额下眉心处为印堂穴）有两条直立折纹，此‘疑纹’也，疑纹四周紫气明显，主有疑而不决之事。”

“我有什么疑而不决之事，你也能断言吗？”

袁这一逼问，好象在铁嘴顶门上猛击一掌。毕竟铁嘴也不弱，眼珠子溜溜一转，心想：袁世凯总统已经当了，未必硬想当皇帝，不然就是哪省的军阀反叛他。又一想，不对，军阀叛他，他有的是武力，讨伐就是，有什么好疑而不决的？只有想当皇帝，又怕弄巧成拙，所以疑而不决。看起来，社会上风传老袁早就想登基当皇帝的说法决非讹传了。想到这里，铁嘴并不直言

点破，而是旁敲侧击，答道：“总统天授，意之所向，事无不成。书语云：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惜乎疑云阻胸，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总统吉人天相，洞察秋毫，疑难之事何待小人饶舌。”

袁世凯不容铁嘴躲闪，单刀直入地道：“你不要含混其辞，我是要听直言的。”

铁嘴暗怔，噫，这个巨猾，不出所料，真的梦想做皇帝了。他的手段险毒，现又正在妄梦之中，逆他不得，正好戏弄他一下。接着说：“清气运已终，自失其位，现天下大权已在总统掌握，正当化家为国，传之子孙，以为万世之计。何为疑云所困，坐失良机，岂不可惜！”

铁嘴紧抓着袁世凯的要害，长驱直入地进攻，每句话都搔得袁世凯心里痒酥酥的。但他控制着自己的感情，故意把脸一沉，斥责道：“你在胡扯些什么！我不懂你的话，不准胡说！”

铁嘴暗想，你假装不懂，实际上是皇帝梦做得发昏了。于是，不管袁世凯做脸变色，庄重地向袁行了个礼，睁大双眼，把袁世凯的面部再度详细打量一番。袁见铁嘴那样庄重地为他相面，乘势在椅子上扯起把式，撈起眉骨，把一双薄薄的嘴唇闭得死紧，目光射向绿纱窗外，把一副骄横痴妄的蠢相，展示在铁嘴眼前。

“唉呀，瞧见了！总统面如银粉，宝光内含，眼神如巨星闪烁，眉骨似昆仑山脉，与唐宗宋祖之貌，鼎足而三。总观御容，日丽中天，乾阳之气适当其会。如失此机会，富贵不过四世。如乘此机会，家天下可传数十世，但看总统能乘机而否？”

袁世凯泰然不语。

铁嘴又侃侃而论：“昔日汉高祖，不过洒上一亭长，手中只有三尺之剑，因能果断起事，竟得了天下，江山历传四百多年。今总统已为国家元首，做皇帝不过换一名号而已，难道不如洒上亭长吗？”

铁嘴这番话，把袁世凯通身的神经都吹得“膨胀”起来了，但他却板起面孔说：“我身为总统，只想利用我的余年，多为国民造福，使国民享受太平安乐的日子，这就是我的意愿。你的话全是一派胡言，念你无知，姑不见罪，不准向外传扬。”说罢，左手一抬：

“请公作主人哩！”

袁世凯心领神会，班长苏士兴应声而入。

袁世凯不假思索地应声道：“请！”

张铁嘴回到家里，已是傍黑时分。老婆迎着，恰巧女儿女婿也登门请安来了。一家人欢天喜地，围炉饮酒，一宿无话。第二天，铁嘴起了个早，刚刚盥洗完毕，用过茶点，看门的老肖引进一个人来。那人年约三十上下，中等身材，一身华服，进门就恭敬地向铁嘴打招呼：

“张老师，打扰你了。”

“不敢当，请坐、请坐。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在下方春山。我家主东虞剑夫，仰慕老师大名，特遣在下送点薄礼，请老师笑纳。”那人说罢，从提包里取出几封沉甸甸的银元，放在桌上。

铁嘴看是百元一封的，共三百元，心里一动，暗想好财喜，这样早就送上门了。连忙说：“这……贵东送此大礼，敢问有何驱使？”

那人不愧不忙答道：“敝主东是《正泰行》董事长，因有几笔生意，投资颇大，不能决疑，久闻老师大名，故遣在下屈驾来迎。现车马已在门外，敝主东备有菲酌，在家恭候，并囑在下传言，老师决疑之后，还要另行重谢。”

铁嘴心里又是一动：还是商人大方漂亮！那虞剑夫是京、津两地的首富巨商，这笔生意不能放过！笑嘻嘻说：“大管家，请稍候片刻，我去吩咐一下就走。”

铁嘴不愿打扰家里人的睡梦，只对看门的老肖吩咐几句，说他随这位管家出门走走，大约午后即回，叫早午两餐都不要等候。说罢便同来人一起坐上马车，扬长去了。

这天铁嘴出门以后，家里人一直等到晚上，不见回来。接着又是几天过去了，直到第五天，仍无信息踪影，家里人慌了，追问看门人老肖，老肖也弄不清是什么人请走了。只好跑警察厅报案，跑报馆登寻人启事。直闹到第九天清晨，忽然警厅派来了三名警士，一驾马车，要铁嘴的家属到松林坡去认尸。全家人嚎啕痛哭，留下老肖看门，和警厅的人一同上车去了。

出北京城东门，行约十四五里，有一片起伏的丘陵地带，生长着一片高大的苍松，那便是松林坡。松林坡脚下，孤坟遍地，长满了已经干枯的野草，平时很少有人经过。马车来到一座小小的土地庙前，向左走约百十步，有一棵白果树，树左小土坑里，赫然躺卧着一具血污满身的死尸，上身的衣服已被人剥去了，只留一件血浸透了的汗衣。警士把尸身一翻，老婆子“哇”地一声惊叫起来：“就是他！就是他！”一时间，铁嘴的老婆和女儿哭倒在

地，女婿也挥泪不止。内中一个年长些的警士，见此情景，也觉凄然，走近老婆子身边安慰道：“你们不要太伤心。我们穆科长说，一定要把此案办穿，为死者复仇。你们赶快领尸回去安葬吧！”说完，双手扶起老婆子，母女二人方才止住哭泣。这时，天空中愁云密合，一阵阵刺骨的寒风吹来，惊起棲息在白果树上的几只乌鸦，哀鸣着向南方飞去。

从此，张铁嘴之死成了京津地区的一大哑谜。

五

哑谜终有揭开的一天。

成都袁一葆翰林，多闻博学，是一位很有学问的老先生，他和笔者的大哥刘良臣，是多年的诗酒之交。约在一九三六年那段时间，他常到大哥家品诗谈古，有时讲掌故、摆故事。张铁嘴为袁世凯看相决疑这段龙门阵，便是袁老讲的。

我曾当面问过袁老：张铁嘴究竟是谁杀害的？袁老十分肯定地说：袁世凯！我何以见得？袁老又告诉我：张铁嘴被害两年之后，袁世凯在全国一片讨伐声中结束了可耻的一生，他的副侍卫长张洪鏢也害瘟病送了命。俗话说：“树倒猴散歇”。张洪鏢一死，他的姨太太杜海萍便嫁给骆老四填房去了。这骆老四名叫骆永湘，成都人，原是袁老的一个学生。骆的舅父是京城的皮货商，因无子女，把骆过继为子。骆妻早故，自从娶了杜海萍为继室，非常宠爱。杜海萍较小玲珑，巧于体恤丈夫，又健谈吐，把张洪鏢过去向她摆过的话，全部讲给骆永湘听了。民国十二年（1923），骆永湘回川探亲时，又亲口把这段龙门阵摆给了袁老听。据骆永湘摆，袁世凯请张铁嘴看相决疑之后，怕铁嘴把丑话往外传，命张洪鏢派侍卫郭仲仁去暗杀张铁嘴。那个扮做管家请张铁嘴上虞剑夫家看相的人就正是郭仲仁。不仅如此，事后又命张洪鏢毒死了郭仲仁，以灭其口。警厅那位穆科长，因为曾经声言要把张铁嘴的案子办穿，后来也被袁刮过撤职，投入狱中，死在牢房里了。题图 胡 莹





如此

成人之美

记一桩军阀狡杀无辜事件

蒋官野史

黄存厚

在旧社会，四川军阀之多，为害之烈，为史所罕见。四川人民饱受军阀之苦者，凡三十多年。无论大小军阀，他们对人民欠下的累累血债，都是难以数计的。那种“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血债，固不待说，就是那种由于个人恩怨，采用或明或暗的手段，动辄杀人所欠下的血债，当亦不在少数。这里单表军阀陈鸣谦的一桩血债。这中间的事实，是笔者所亲见的，并非道听途说。所以，**“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

陈鸣谦，名万初，四川仁寿县人。（据说四川“洋大人”最出“官”，“洋”者，简阳，“大”者，大邑；“人”者，仁寿。）在四川前前后后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军阀中，论地位，他只能算做第二流。但他却因外号人称“陈公爷”而享有鼎鼎大名。原来四川的军阀，大都各自有个绰号，如玉陵基绰号“灵官”，以其凶神恶煞也；陈鸣谦绰号“公爷”，据说是因其爱闹排场，讲阔气，操漂亮。又据说“公爷”之为世所公认，是由于他第一次到上海逛“大世界”营子时，

因为受到冷遇，一怒之下，仗财使气，把大堆钞票拿来烧水泡茶喝，轰动了十里洋场。这件事，姑妄言之，倒也无须考证。总之，陈鸣谦远在一九三五年川政统一以前，就当了好多年的师长，地皮刮得多，有的是钱，爱操漂亮，的确确是算得上大公爷的。

言归正传，还是说陈鸣谦的那桩血债吧。

一九四〇年夏天，我由重庆奉派到抗日前线第三战区当战地记者，凑巧分配到陈鸣谦当军长的二十一军。报到的头天，我依照礼节，去专门拜访我的新军长。陈鸣谦很客气地接见了，殷殷垂训，慰勉有加，表面上看，还像个“抗战将军”。宾主叙谈间，有位相貌长得相当俊俏，穿着入时，举止也很大方的少妇来给我送茶。我随便瞧了她一眼，她的态度是安闲的，神色是镇静的，但眉宇之际似乎带有一痕幽怨。乍见之下，我有点迷惑不解：在这充满硝烟气氛的军司令部，何来此等人物？是军长的嫡夫人，不象！如夫人总是妖妖艳艳的，也不会出来应接我这个初来的生客；是政工队员？也不象！政工队员一向是遭白眼的，不会在军长大人面前穿堂入室，随随便便，陈鸣谦没给我介绍，当时我觉得这样殊非待客之礼。告辞的时候，陪座的军部秘书徐叔谈（成都人），似乎猜到了我的心意，一出军部大门，就悄悄告诉我：“她是军座的护士——崔秀”。因为是悄悄说的，我有点明白了。

后来有人向我介绍，我们的军长原来是个“登徒子”，喜欢的是“偎红倚翠，软玉温香”，他经常到景德镇寻访“李十娘”。姐儿们不知他是报出游的大官，只见他言不出众，貌不使人，带点土头土脑的样子。一熟熟了，便要调侃他：“喂，你是什么人？”“小书记官嘛！”军长答曰：军中知此事者，便在暗里戏称他为“书记官”，一瞧见他的影子时，便称：“书记官来了”。这也不在话下。

距头次拜访约莫两个月光景，即在一九四〇年初秋，当我再度去会见陈鸣谦时，发觉他的情绪有些不自在。那位女护士不见了，对人彬彬有礼，颇有几分书生气的徐叔谈秘书也不见了。回到住处，没隔两天，突然听到一个骇人的新闻：说是从浮梁县到波阳的水路要隘吕仕渡河边，发现一对被汽油烧得体无完肤面目模糊的男女尸首。我赶到现场，目击到这副惨景，不禁为之凄然。基于职业习惯和好奇心，更基于一点人类共有的同情心，我拍下一张照片之后，挤进一堆堆看热闹的人群中，想去打听一些线索。人们议论纷纷，东猜西疑的。到底还是一位当地人把我领到一个僻静之所，悄悄告诉我说：

“昨天早晨，河边来了四个兵——没戴胸章的兵，一来就坐下抽烟，象是等待什么人一样。大概八九点钟，河中驶来一只小木船，这些兵就大声吆喝：‘靠过来，检查！’船刚靠岸，舱里忽然传出两响枪声，接着一个当官的钻了出来，指挥这几个兵跑步上船，不一会，拖出来两具尸首，他们给尸

首浇上半桶汽油——油是早先放在船上的——放起一把火，等他们一伙人走了老远，我们才敢近身前去，看现场，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崔喜春是什么人？凶手又是什么人？是政治谋杀，还是争风吃醋？带着这个问题，我走访了海警局局长刘澄波。老刘劝我“少管闲事”，他说：“你就访个水落石出来，也是白费力气，写个通讯稿子吗？哪家报纸敢发表？这个抱不平你少打为佳。”当然，经不住我的纠缠，他最后还是向我透露了“真钢”。

原来那位女护士崔秀，调到军部不久（我猜想那是被陈鸣谦盯上了才利用职权调上来的），早在陈公爷的威胁利诱之下，被编成“另册”夫人了。但由于她同秘书徐叔谈年龄相近，志趣言谈相契，久而久之，就自然而然地发生恋爱。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事情被军长大人察觉以后，大为震怒：“搞到老子眼皮底下来了，这还了得！”但陈鸣谦转念一想：“家丑不可外扬”，他憋着一肚子气，丝毫不动声色。有一天，他叫崔秀和徐叔谈来到身边，屏退众人，三言两语的逼得他们招认了，而后，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对他们说：“你们一个青春，一个年少，配成夫妻是件好事嘛。看来你们怪可怜的，我愿意成全你们。”这对情侣一听到军长要“成全”他们，霍地给陈鸣谦双双跪下，要求军长“开恩”。陈鸣谦叹了口气，又假惺惺地对他们说：“君子有成人之美，我决定给你们做这件好事，可是这里你们呆不下去了。”他转身拿出一叠钞票：“来，给你们这笔钱，你们请长假走，这笔钱是我赠给你们的路费和安家费，你们回成都结婚去吧！”崔、徐二人这时真是喜出望外，千恩万谢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躬身肃立，泪流满面。军长又情致殷殷地训了一阵子话，“现在你们可以走了”。二人再行了一鞠躬还未挪动身子，一声“转来！”陈鸣谦顿了一下说：“明天我给你俩饯行，留点‘去后思’好吗？走时我叫邹德轩（副官主任）护送你们，出了警戒线，你们就通行无阻了。”“军长大德难忘！”两口儿异口同声地应了一句，让陈鸣谦打发走了。

隔不几天，就发生了吕仕渡这件事情。

刘澄波说，他同徐叔谈原本有些交情，徐叔谈临走之前，还约同崔秀到他的住处辞过行。可见刘澄波说的话是有根据的。

这就是陈公爷的“成人之美”了。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不久，那个“护送”过徐叔谈和崔秀的副官主任邹德轩被调到二十三集团军总部去了；又不久，邹德轩在出差途中被人暗杀了。这又是谁主使呢？掩耳盗铃这

一手，别人未必看不出来，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

陈鸣谦就是如此侠德，血债一笔，人命三条。崔秀被害以后，不上一月，陈鸣谦又盯上了浮梁大戏院一位青年演员张丽敏。每天上午，陈鸣谦亲自坐小汽车去把她接到司令部，下午又乘轿回团去演出。“壮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这两句古诗不是当时的绝妙写照吗？

我的朋友桂秉权为此曾写了一首讽刺意味非常深长的七绝诗来加以描绘，诗云：

“都道梨园色相新，有女同车送还迎。莫谓汽油珍似血，一回只耗两加仑。”

我把它拿在《赣北民国日报》副刊发表了，几乎酿成大祸。幸有一位细心的朋友，托人替我转圜，结果花了一桌酒席，才算了事。

由于徐叔谈的父亲是有点来头的，他痛于舐犊情深，不惜倾家荡产，四处奔走告状，从第三战区长官部一直告到蒋介石那里，并到处散发快邮代电。陈鸣谦坐不牢了，终于被调任二十三集团军付总司令，明升暗降，摘掉兵权，坐冷板凳罢了。

一九四六年在上海，由于一个朋友的拉扯，我又到陈鸣谦的“龙窟”别墅去看望了他。这时他已是“乌龟变黄鳝”——解甲归田，当起上海寓公来了。不用说，陈公爷依然是陈公爷，“长王”堂子有他逛的。至于他的后事如何，我没有再去过问。

按：这一惨案事件，一说是陈鸣谦身边的人为其主子出气而蓄意策划的。陈在事后才知道，但事件本身并非平虚乌有。由此，亦可见反动派杀人之狡诈残酷和旧社会的暗无天日了。



选 灾

德 华、惠 昌、东 华

记得是一九四七年冬天，一天刚吃过饭，家里突然来了一个亲戚，是从广汉赶上成都的。这位婆婆，由于长途跋涉，坐下来累得气都喘不过来。我们问她：“婆婆，为啥在农忙时候跑上成都？”他吞吞吐吐的说是逃难出来的。这才怪！又没有战祸，又没有天灾，选什么难？是不是棒客抢物？

婆婆焦灼地说：“听说县里要选个‘郭大老表’，各乡场争得打起明仗来了，到处乱纷纷的，家里一天要来几拨人，估逼我们去选‘郭大老表’。昨天，大媳妇和老二都被保长押起到东岳庙去开会投票去了。乡长说，叫写哪个就写哪个，乱投票谨防腰杆上冒烟烟。你们想，一年当中，已经交过三次选举捐了，还不得安宁，真是又气人又吓人！”婆婆口沫四溅，絮絮不休。

“啥子‘郭大老表’，这样大的魔力？”大家莫名其妙地沉思着……

还是大姑娘聪明，先打了一个哈哈，接着说：“报上天天都在宣传全国正在轰轰烈烈选举国大代表，婆婆不懂得这个称呼，就喊成‘郭大老表’……”

一经点破，全家老小不禁大笑起来。这一笑不打紧，婆婆生气了：“人家遭了灾难，你们还笑，真忍得心呀！”

事有凑巧，正在这时，广汉县我一个教书匠表弟和一个在乐山县搞文教工作的好友周眼镜，偕同老友红鼻子万师东（挣得一个好绰号叫万事通）一齐来了。屋小人多，好不热闹，我横了一条心，叫老伴去把长期舍不得吃的两筒熏鱼和一瓶红参枸杞酒，拿出来办招待。另外又配合两三样家常菜，就算是迎宾晚会了。

席间谈到选举问题，我把婆婆说的选“郭大老表”的笑话说了一遍，把周眼镜的眼镜都笑落在汤碗里了。

茶余酒后，坐了一个大圈子，闲话聊天。那时皓月当空，夜凉如水，大